

采风

论坛

第四辑

● 清水六月桥及神话原型

● 苗族蜡染工艺考略

● 水族背带文化内涵

● 瑶族服饰文化

黔南州文学艺术研究室

目 录

· 民俗文化 ·

- 清水六月桥习俗及神话原型初探 杨路塔 (1)
浅析布依族贺新房习俗 陈光辉 (12)
布依族服饰文化 黎汝标 (21)
荔波瑶族服饰文化探析 黄海 (27)

· 民间工艺 ·

- 苗族蜡染工艺考略 杨昌雄 (43)
黔南水族背带文化内涵 刘世彬 (51)
漫话黔南民族织绣艺术 王思民 (61)

· 民间文学 ·

- 苗族情歌特色浅论 王应和 (67)
中外关于狗的谚语 蒲崇举 (84)

· 民族文化与民族史 ·

- 从民间文化看黔南苗族支系的迁徙 吴正彪 (90)
论布依族先民的一支属夏禹后裔 罗漫 (105)

清 水 六 月 桥 习 俗 及 神 话 原 型 初 探

杨 路 塔

(布 依 族)

平塘县塘边镇清水布依族民歌艺术之乡，一年一度的“六月桥”盛会（又称“六月六”歌节、“赶桥”、“采花桥”等），是布依族传统节日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村落，也可以说是当今一座活态民俗博物馆。

布依族传统节日，是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表现系统。以节日文化为依托演化生发的各种民俗事象，常常是文化意识在驱动和决定的。因此，对节日习俗的研究，历来就是民族文化研究的重点之一。

纵观古今中外的一切传统节日，决不是个

人的行动爱好，而是群体或全民族文化的延续、传承的重要途径或载体，它必然凝聚并规范着该民族的文化心理、宗教信

仰、伦理价值、道德观念和各种习俗。在歌节祭祀、庆典、歌舞等娱乐活动中，民族特征体现得最集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从民俗事象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歌舞艺术，到深层心理的祭天敬祖、求神祈年、赐福禳灾、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等观念意识，无不在节日习俗中得以充分展现。

现在，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掀起，电影、电视、录像、卡拉OK等外来文化的冲击，象清水布依族“六月桥”习俗，赖以保持传统文因子，传承和强化民族自我意识的途径或场合的节日祭祀活动已经为数不多了。从民族文化学或人类文化学的视角考察，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越来越成为仅存的民族标志的当今社会，我们通过节日习俗来透视民族文化，把握其实质和规律，这是很有必要的理论探讨，也是田野作业的重要方法。笔者拟就清水布依族“六月桥”习俗文化及其神话原型，阐述作为原始意象表现形式的神话，在民族文化中的母体源头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揭示人类文化起源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清水生态环境

清水，位于平塘县城西南30余公里处，与惠水、罗甸，及广西天峨、南丹两省区五县交界的万山丛中，海拔800余米号称48寨，人口8000有余，在1991年9月建并撤前，原为布依族聚居的一个小乡。这里青山环抱，碧水长流，在一块斜长的河谷坝子上，有一条碧绿清澈的清水河，酷似仙女抛置人间的玉带，闪烁飘逸过“八仙过海”（地名）峡谷，依依不舍地朝梅花山下流去，给清水这片自然生态优美的沃野频添了几分妩媚，几分姿色。坝中河心还有三个迷人的小岛，虽说岛的面积不大，但古树葱郁，藤蔓倒挂，盘根错节，夏

秋之季，常有成群鹭鸶、白鹤、鸿鹄等飞来栖息，是百鸟与神龟的乐园。由于自然鬼斧神工创造了这般奇迹，因此引发了先民们“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马克思语），从而创造了许多古歌，神话等辉煌业绩和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至今代代相传，令人神往。

法国历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指出：“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那种艺术的出现。……精神方面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因此，考察习俗文化不能脱离生态环境。

二、六桥习俗

清水布依族“六月桥”习俗，是古代社会的产物，赶桥程式之美已打上了难以磨灭的时代生活的烙印。从前，赶桥程式主要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娱神，通过祭桥仪式，敬桥神、树神、天王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禳灾赐福。

娱神活动又分两种：①家祭，各家各户在堂屋八仙桌上摆满肉、豆腐、果品、六角粽、酒碗。桌前放一木盆，盆里有鱼苗、田螺、虾子、三棱草。盆边还用几个黄瓜、桐子插上四脚，象征肥猪、耕牛。同时把洗净的犁耙、枷档（牛丫）等农具放在桌边。各种供品、农具摆好之后，由家长点香、燃烛、化纸、杀鸡、献酒，念祭词。主要内容是请家神（祖先）来陪同桥神、树神、牛神、天神等来人间过“六月六”节，保佑今年五谷丰收，全家幸福。

②村祭，以一个村或若干个村群体到村外桥边或古树下

举行庄重的祭典仪式。供品除了与家祭的相同外，还要杀猪宰羊，敲铜鼓，放礼炮（铁炮），抬狗游田坝等。各村推举一名德高望重的“包磨”（巫师）念唱祭祀《古歌》，也叫《求雨歌》。主要内容如下：

祖人说：

“有心过端午，六月六也不迟。”

今天刚好是六月六，

大田大坝已插完秧苗，

庄稼长得绿油油。

今日家家户户拿来棕粑、米酒，

今日村村寨寨抬来猪头、羊头，

供举祖先品尝；

供举桥神、树神、河神、天神享受，

祈求风调雨顺，

驱赶煌虫瘟疫，

保佑人畜兴旺，

保佑五谷丰收。

二是娱人。主要内容有跳铜鼓舞、丢花包、对歌。

铜鼓舞由巫师祭祀娱神的原始宗教舞蹈演变而成，没有祭祀仪式，就是纯粹的娱乐性舞蹈。

丢花包，布依语叫“得栋”，“得”即丢、抛，“栋”即心，直译为“把我的心丢给你。”花包，就是布依青年男女进行社交和娱乐活动的特殊媒介，也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们显示自己手艺和传情的信物。花包用五色花布缝制而成，有正方形、圆形、桃形等，长约三四寸见方，象一个小荷包，内装棉籽或谷糠，两面绣有花卉图案，四角有飘带要须，工

艺精致，美观大方。

对歌，有老年人对，有年青人对。老年人对歌，主要唱《开天辟地》、《洪水潮天》、《兄妹成亲》、《造五谷》、《造房屋》、《造酒》等。青年男女对歌，主要是《情歌》。《情歌》有十二部，即《邀请歌》、《问姓名》、《赞美》、《思恋》、《盘歌》、《分离歌》、《失恋歌》、《逃婚歌》等。白天在河边、山林、原野唱、晚上在寨里家中堂屋唱。无论的天或晚上，都是二男与二女对唱，这种在节日期间对唱，是着为一种礼俗，不一定是谈恋爱，因此，结过婚的青年男女都可以唱。对歌时，主人家热情款待，歌者彬彬有礼，主要赞美对方人品好、智慧勤劳，成家立业，当然也唱到分离、失恋、逃婚等人生不幸与悲剧。对已婚者来说，是一种回归初恋的甜蜜和人生经历的酸甜苦辣；对于未婚青年来说，确是一次庄严而愉快的成人仪式的洗礼。有的人就通过六月桥对歌的洗礼而获得美满的爱情和婚配。

三、祭典神话原型

六月桥祭典礼仪是布依族古代社会的产物。布依族是我国南方百越族群越中骆的一支，也是中国古代最早栽培水稻的民族之一。而布依族古代经济形态，主要是农业自然经济，自给自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几千年，直到现代也还没有多大的改变。农业自然经济首先要仰仗于土地、水源、气候等自然条件。因此，布依先民的政治宗教模式即原始信仰——也可以说是原始的意识形态，必然崇尚“万物有灵论”。从“万物有灵论”观点出发的灵物崇拜和祖先崇拜观念相结合，生产了图腾崇拜，便形成了一个氏族、部落集团的标志。

当代民族学家杨堃博士在《论神话的起源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原始神话产生时代的上限，应在大约四、五万年至一、二万年之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亦即母系氏族社会的初期。”杨先生认为：“一旦出现了宗教，同时也必然会出现与之相关的神话。”

清水“六月桥”祭典与神话原型密不可分。

所谓神话原型，即除了“六月桥”节日活动的表象、仪式外，它还蕴含着节日的观念。在这里节日观念指的就是节日习俗的文化内核和原始意象。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以及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原型理论”。布依族传统节日观念大多来源于古老的神话传说或由类似的心理惯势造成的观念，因此，神话往往就是一个民族节日文化原初的观念内核的表现形式，在此，我们将试图揭示神话如何在节日文化中表现其作为原型的作用。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节日观念称为神话原型，这样更能准确地描述节日文化与神话的渊源关系。

荣格的原型理论，是建立在他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之上，他针对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学说加以发展的，他认为集体无意识的深层结构，是具备了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是先天存在的，普遍一致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梦、幻觉和想象，反复出现的超个人的原始意象，揭示了人类共同的、普遍一致的深层无意识心理结构，即集体无意识。

列维·布留尔提出的“集体表象”，认为无个性区别和不分辨主客体的“集体表象”，是原始观念的根本特征。在祭典仪式中的神话讲唱、巫术礼仪、舞蹈等所造成的神情紧张

或迷乱中，集体表象得以强化和表现。他认为，仪式和神话是表述集体表象的两个主要途径，其间都伴以感情活动。在此个体是通过象成人礼这样的仪式和场合，才能对他的情感产生最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便获得这些仅传给原始氏族正式成员的集体表象——氏族历史及社会生活的秘密。这说明原始宗教祭祀仪典对一个民族“集体表象”的表演、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荣格在《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假设》一文中指出：“列维·布留尔所用的“集体的表象”一词是指那些世界的原始观念中的形象符号，但也同样适用于无意识的内容，因为它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事物。”这样，荣格提出的“原型理论”与列维·布留尔的“集体表象”这两个术语，在强调人类文化心理结构和所表达的观念主题的普遍性、社会性这一点上，是基本一致的。

现在，我们联系清水“六月桥”节日习俗来考察其神话原型——即节日观念。民间有关“六月桥”的神话传说很多，下面略举两例：

神话之一：

相传，很古的时候，天上、人间、地府（龙宫）三界均可通婚。有一年大地干旱，田地龟裂、庄稼枯萎。这时天神派女儿“若浪冗玲”（布依语，意为第六个月亮公主）到民间巡察，发现清水有位孤儿叫六六，他勤劳勇敢，心好善良。经过三番五次考验，月亮公主扮成一位农家少女，与六六成亲。婚后生一子，聪明过人，取名天王。国王知道后，想霸占公主为妾，软的不行，就率官兵来抓。一次在清水河边拼杀，公主急中生智，化成一条七彩长虹，天王也化成一

巨石，母子二人于农历六月初六升天去了。从此，清水地区年年旱情更为严重，接着又是虫灾。这时，人们想起了公主和天王告别人间说的话，于是每年农历六月初六这天，各村寨都到桥边祭祀公主和天王神，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青年男女趁机在沿河两岸丢花包、对歌、“浪绍浪冒”（布依语，即谈情说爱），寻求情投意合的伴侣，年复一年，就演变为“六月六”歌节。因为月亮公主是从彩虹桥上升天的，在桥头祭祀她，希望她重返人间，因此又叫祭桥节或六月桥。

神话之二：

从前，清水地区有一位寡妇，名叫布吉，端午天，他一个人还在岸上放田。一位穿襟挂绺的老太婆问他：“今天你怎么不过节呢？”

布吉说：“老辈子讲过，有心过端午，六月六也不迟。”原来这位老太婆就是龙王三小姐变的，他奉龙王之命，为了解决人间的旱情，又遇到布吉心灵手巧，勤劳耕作、忠厚耿直，就与他成亲了。婚后，龙女帮助布吉制成三架龙骨水车，架在河坎边，从此不再岸上放田了。部落王知道后，想占为已有，更想要龙女为妾。龙女知道硬的斗不过部落王，就巧施软计。龙女说：“我丢三只花包给你，里面装有我的三件信物，一要你能够接到手上，二要你猜中，三要你喜欢，这样我俩就成亲了。”

部落王接到这三只花包，喜笑颜开，认为马上可以得到龙女了，转瞬他感到三只花包很重，接着头晕眼花，摇摇晃晃几下，就栽倒河里去了，这时三只花包变成三颗镇妖石，把贪得无厌的部落王压死在河底了。

后来这三只花包就变成三座小岛，对纯情的青年男女来说，它是丢花包、浪绍浪冒的乐园，对心怀鬼胎的人同样是“镇妖石”。

龙女与布吉百年归天时，又从这三座小岛旁的桥上回到龙宫，这天正好是六月初六。后人怀念龙女给人间带来风调雨顺，花好月圆，于是每年这天都来桥边举行祭桥活动，久而久之，就形成“六月桥”习俗。

四、六月桥习俗的会社功能

上述神话故事梗概分析，清水“六月桥”节日习俗的深层内涵是神话原型即节日的原始意象、核心观念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布依族传统文化生态系统保存较完整的一个典型事例。当今我们尚能在节日活动中追溯到其神话原型，并有相关的神话传承，规范着这一节日习俗，神话与节日民俗系统融为一体，丝丝入扣，生动而典型地体现着神话原型铸就，溶合该民族文化心态、传统文化观念、民族性格的核心机制，神话原型以原生态或初始的文化内涵在其节日民俗和文化构架中发挥影响和制约作用。

布依族长期的主要经济形态是农业自然经济，交通闭塞，封闭性很强，人们靠天吃饭，贵义崇力，少私寡欲，生活节俭、安于现状，知足常乐，在这种克制精神思维的影响下，“六月桥”祭祀、对歌等习俗就以前人的经验为行为的准则；把习俗程式加以定格化，形成一层坚硬的物质外壳壳，足以抵御外民族成分的干扰和侵蚀，保持内部系统的平衡与稳定。这样长期形成的惯势，就给清水“六月桥”对歌习俗带来了独树一帜的稳定的特征，也使布依族民歌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生活和审美趣味，难以接受新的东西。它

是过往的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的沉淀物，所以常常给初到清水过节的人们的一种新奇的隔世之感和蛮荒的意味。

各民族的祭天、祭祖及典型的传统节日，是维系民族精神心理传统或民族性格的重要场合，同时也是本民族节日文化链中至高无上的祭典礼仪，在民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观念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由此，通过清水“六月桥”节日民俗的行为过程，我们可以体察到以下的社会整合功能：

1、通过祭天（包括祭桥、祭树、祭河、祭龙等多神敬奉）和祭礼等一系列的民俗事象表现，增强血族、血亲、民族同源共祖的观念，进一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并视其节日为文化传统，代代传承为荣。

2、借祭天祭祖各种程式礼仪中，对全民族的社会价值观、道德伦理和风情习俗进行整合、规范。制定有关田土、水源、山林、耕畜等村规民约。

3、节日中青年男女丢花包、对歌，广泛进行社交活动，促进彼此了解，勾通思想感情，加深友谊和信任。在以歌代言、以歌传情、以歌为媒的赛歌——赛智中，许多青年男女获得了纯真的爱情，为日后婚姻、成家立业、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成人之后的第一步阶梯。

4、加强全民族的共同经济区域生活的联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各民族的大团结。

总之通过的上阐述，我们可以归纳为几点认识：

①神话，是原始文化的核心，是清水“六月桥”祭祀习俗文化的母体和源头，它具有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和制约作用，反映或代表着本民族文化的传统特色。在神话中包罗宗

教、哲学、伦理、审美、科学认识于一身，作为观念形态的统一体而发挥其社会功能。但它同时又与习俗行为系统密切相联，成为原始文化的综合形态显观。由于原始初民的心理基础是神话原型的集体无意识、万物有灵、原始崇拜等思维心理积淀，神话就是习俗的特许证书。因此，在当今日节民俗活动所呈现出的纷繁的文化事象中，打开神话这扇窗孔，我们可以把握节日文化的实质和途径。

②在节日对歌习俗中，青年男女对答都是二男二女同答唱，似乎有“群体恋爱”的姿态出现，应当说这是原始群婚制下的遗迹。关于这种态势的成因，我们“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恩格斯语）。清水主要是农业自然经济，长期处在一个狭隘经验范围中生，因而保存许多古朴的习俗，青年们在对歌时，可以同时找几个姑娘谈情说爱，而出嫁了的姑娘，在“不落夫家”的这段时间里，仍然可以对歌谈情，交异性朋友而不受社会舆论的谴责。这种习俗保留着浓厚的普那路亚婚特征，带有古代血缘群婚演变而来的某些烙印。但现在的对歌，尽管表现形态还那么“原始”，并非是某些人所说的“乱伦”。其实现在的对歌是一种礼仪性的习俗，对已婚者是一种追求“回归青春”初恋的甜美和人生成家立业的艰辛，让后来者吸取前人坎坷的教训；对未婚青年男女来说，第一次集体对歌就是“成人礼”的洗礼。

③通过节日祭祀对歌，让全民族尊重历史，发扬传统优秀文化，青年们广交朋友，自由恋爱，废除封建包办婚姻，抵制盲目结婚而造婚姻纠纷，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文化意义。

④传统节日习俗，是旅游人文资源开发的一个窗口，只要我们善于研究，弃伪存真，以民俗开路，招商引资，促进经贸发展，许多地方已取得成功的经验，可供参考。

浅析布依族的“贺新房习俗”

陈志辉（布依族）

居住在黔南地区的布依族人民中间，沿习着一种独特而古老的习俗——“贺新房”。所谓“贺新房”，就是在新房落成，主人移进新居之前举行的一种隆重庆贺仪式，由于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因此其内容和形式中积淀了丰富的布依族思想文化、社会历史以及感情心理等诸多因素，从而成为布依族民俗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

考察布依族的“贺新房”活动，首先应考察他们世代居住的传统建筑——楼房，当地又称为干栏、麻栏等。这种房屋，多用木料和茅草盖成（现许多地区已开始运用砖瓦），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或储放粮食，下层饲养牲畜、堆放杂物等。这种独具特色的建筑，同黔南地区的山谷高原的地理环境和雨量充沛的气候条件有关，同时是他们对客观环境正确认识和积极适应的产物。根据当地风俗传统，一幢新房建成后，必须经过“贺新房”仪式（现不少地区这一仪式已简

化甚至不再存在），主人才能安然搬入，否则，就会被认为“不吉利的兆头”。

关于“贺新房”的全部仪式，不仅在不同地区说法不一，即便在同一地区也不完全相同。但其仪式过程基本如下：首先是选择“吉日良辰”“贺新房”的日子，定于哪一天，对于主人来说非同寻常，因为它既是新房落成的喜庆之日，又是主人乔迁的吉祥之日，必须慎重的选择。不同的地方，选择的习惯也不一样。有的就在新房落成的当天，有的需推后三天，有的则要到半月之后。“吉日”确认后，就开始了庆贺仪式。

主人先请村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端坐屋顶，等待着“吉时”的到来。时间一到，一直等着的青年便立即动手铺完屋顶上最后几把茅草（或是几块砖瓦），同时，鞭炮齐鸣，宣告新房大功告成。在大家的欢呼声中，村中一位最善于攀登的青年立即从下面顺着柱子爬上大梁，把早已准备好的一袋银元挂到指定地方。这袋银元表示主人家发财发富，永远有钱之意。这时，村中的青年，唱着祝贺歌，抬着猪头或牛头，在新房四周转游，寓意主人家牲畜兴旺。转了几圈后（五圈、八圈不等），便将其挂到牲畜的圈门上。最后，全村男女老少在一片歌声和祝福声中，帮主人家将日常所需之物搬到新房中。安排妥当，人们便自带各种丰盛的吃食赶来，准备吃“迁新”酒了。

“贺新房”仪式中另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撒高粱粑和请神火。先由歌手对主人唱些吉利、祝福的歌，然后歌手唱一句，围观的人们集体唱一句，唱完一段后，就有几个人从箩筐中抓出高粱粑撒向下面祝贺的人群，其中有的地方还放

入一些硬币，表示五谷丰登、钱财有余、人丁兴旺。如此重複若干次，直到撒完箩筐中的高粱耙为止。接下来，由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亲自点燃新房中的第一笼火，祝贺的人们同时便开始祈告。祷告完毕，大人小孩开始放爆竹，高声欢呼，表示“撵灾难，迎吉祥”。接着便是分享主人家准备的瓜果等食物。

“贺新房”仪式中始终伴随着歌声。有客人向主人表示祝福的赞美歌，也有主人向客人答复的答谢歌，而最主要的，则是歌手们所唱的祝福歌、赞美歌。他们能从中午唱到深夜，又从深夜唱到天明。如果遇上不相上下的对手，一唱一和，答来对去，酣战不息，能唱上几天几夜。围绕着歌手们的歌唱，贺新房活动也会从中午到深夜，再从深夜到天明，甚至几天几夜不休。当然，在各种歌中，歌手们必须要唱的，就是“贺新房习俗歌”（或称贺新房落成歌），来赞美新房落成的美好日子。一直从主人为什么要盖新房，选什么日子开工，找什么材料，找什么来帮忙，如何驱神逐鬼才唱到对房子、对主人今后生活的祝福。因此，贺新房习俗歌，实际已把建新房的整个过程唱了出来，从而成为整个贺新房仪式中的核心部份。

这一天，主人要用最好的米酒，最好的饭菜来招待客人们。大家在新房里尽情地吃酒、唱歌、高声喧哗。因为他们认为，声音越大，歌声越高，就能把那恶鬼妖怪驱逐掉。

二

任何民族的传统习俗，必有其一定的由来。作为布依族“贺新房的习俗，同样也有其产生、发展、高潮和衰亡的过程。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

在布依族人民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布依族祖先在建造房屋时，到山上砍了一棵很粗的大树做横梁。然而，这棵树是蛇精的栖息处，人们砍走了树便激怒了它，决定惩罚他们。新房落成后，它变成一条水桶粗般的毒蛇缠在大梁上，吓得人们不敢进去住。先人们想了许多办法都不能使毒蛇离开，最后，他们把本村及附近村寨的歌手都请来唱歌。热情动人的歌声，高亢热烈的欢呼，使人们如痴如醉，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中。这时，毒蛇爬下大梁，游进了深山。从此，他们建造新房，在落成之日都要请歌手来唱赞美歌、祝福歌；于是形成了他们世代相传的风俗。显然，这是布依族先民们为了强调歌手的作用，为解释和保留贺新房习俗而设想编造的美好的传说。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习俗的传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明显的巫术观念。因为在布依先民看来，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都具有生命，无论是人、动物还是花草树木都不例外，都同人一样具有灵性，任意砍伐、毁灭它们，都会遭到它们的惩罚，带来灾难。因此他们从不随意砍伐树木尤其是大树，即便要砍，也要先乞求巫师，得到允许才能砍。在砍之前，还要祭祀树神，求得神的宽恕。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得到神的保佑。大树砍来后，还要给它“洗澡”，洗去树上的土和汗，认为就洗去了凶恶和灾难，用来建造的房屋才会牢固。

众所周知，任何习俗的产生，都同一定的时代、地域及其民族的文化心理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研究布依族的贺新房习俗，就要结合他们的早期住宅——楼房及其当时的物质生产关系来加以分析。

同其他民族一样，布依族先民在最早的时候也没有房